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八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差判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　前漢書

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　日知錄

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前漢武帝紀

惠帝二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察辭訟凡九條監者

三歲更常以月中奏事也漢官訓詁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
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博物典彙
尹翁歸收取人即令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
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
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弊者乃并訪察而停
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日知錄
高光魏太尉柔之子少習家業明練刑理武帝置長沙
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
中丞同晉書本傳

德道穆疏言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
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
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
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請依太和
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
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
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
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
科案一如舊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
之詔從之 北史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唐六典

唐監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以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知朝臣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

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莅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莅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分察尚書省六司繇下第一人為始出使亦然興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御史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户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事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沈約宋書古司隷尉掌行馬外事晉江附左罷司隷校尉置檢校御史謂之察官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莅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

皆初領察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文獻通考

御史巡行五術聽謡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潛確類書　按此即唐陸贄以五術省風俗

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勅自今每年遣五品以上廻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　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　大歷十

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日知錄

武后時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同上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監唐巡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諸監司毎歲分上下半年巡察州縣具平反究訟察訪利害及薦舉術吏察劾奸贓以聞烏臺筆補

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廻等路以備突厥舊唐書

李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藥生非强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新唐書

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舘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羸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

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罷之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

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别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並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選御史裹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絶浮費以稱陛下厚親

節用之心 歐陽文忠公集

宣宗南遷嘗以御史巡察縣令興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才監察御史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巡察仍別選官巡防以行黜陟之政 金選舉志

皇統二年定御史行臺官品皆下中臺一等 金史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 烏臺筆補

差監察例以三人為率本臺備具本官脚色件奏目進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點却次者第三者 同上

舊例廿道巡按則選判官二人爲之佐如本道務繁得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爲支使同上

在京監察拚二人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究濫諸州隱盜賦斂不如法式諸此之者成擧按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庇匿者則並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同上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文卷後粘連刷尾具公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御史閱朱銷簿當該人員引卷通讀若係算數文卷更設帳科司吏一名與掌令史一

司刷磨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訖申臺諒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用刷訖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於朱銷簿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 同上

王惲論置官吏空行簿令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體察然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明注寔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書書之其有中人之才雖别無奇效亦不至敗闕者以墨書書之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之還臺具奏

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黜補充之際可以坐見郡吏賢愚能否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同上

諸按察官知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廉察部民詞訟

縣令同 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强官體究有無寔跡結罪保明申所委官司於察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到事因並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或因事彰露者聽案治每歲終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同上

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還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

道憲司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各一員統淮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隷內臺三十年增海北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以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品秩同內臺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四員後定置二十八員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至元二十七年始置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

西行臺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三年復立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道置大夫中丞等同前察院品秩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大德元年徙雲南行臺於陝西後定為二十二道內八道隸御史臺山東東西道河東山西道燕南河北道江北河南道淮西江北道山南江北道江北淮東道山北遼東道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江東建康道江西湖東道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江南湖北道嶺北湖南道嶺南廣西道海北廣東道海北海南道福建閩海道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陝西漢中道河西隴北道西蜀四川道雲南諸路道

凡還調閩廣川蜀雲南官員每三歲遣使與行省銓注而以監察御史往涖之　元選舉志

大德元年徹里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贓以多為功至有廹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俗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喜之　歷代名臣傳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

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 穀山筆塵

凡差三等兩京畿道提學道巡按順天真定應天蘇松淮揚浙江湖廣江西福建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四川雲南廣東廣西貴州等處御史及巡視京營俱大差遼東宣大甘肅三處巡按御史及清軍印馬屯田巡鹽巡倉巡關儧運巡茶御史俱中差印馬屯田并作一差三年滿後准一大差巡視光祿舊小差今改中差巡視皇城四門馬房巡青十庫蘆溝橋五城等處御史俱小差

凡在京刷卷屬京畿道以御史資深者差用為大差之首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先行立案令各該軍民衙門抄案從實取勘本衙門並所屬有印信衙門各刷卷宗分豁已未照刷已未結絶號計張縫依左粘連刷尾同具點檢單目并官吏不致隱漏結罪文狀責令官吏親賫赴院以憑逐宗照刷如刷出卷内事無違枉俱已完結則批以照過若事已施行別無違枉未可完結則批以通照若事已行可完而不完則批以稽遲若事已行已完雖有違枉而無規避則批以失錯若事當行不行當舉不舉有所規避如錢糧不追人

贓不照之類則批以埋没各卷内有文案不立日月顛倒又在乎推究得實隨其情而擬其罪其曰照過曰通照曰稽遲曰埋没此皆照駁之總名凡照刷各衙門卷宗同正統四年定凡在京大小有印信衙門并直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文卷除干礙軍機重事不刷外其餘卷宗從監察御史每歲一次或二歲三歲一次照刷五軍都督府六部大理寺令該吏具報事目太常寺通政司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各衙令首領官吏具報其餘衙門正官首領官通署呈報以憑查刷都察院堂上及各道文卷俱照例

送刷中間干礙追究改正事理照依已定行移體式施行如有遲錯其經管官員應請旨者奏請取問其餘官吏就便依照刷文卷律治罪凡南京各衙門文卷每三年照常京畿道通刷三年一次其文曰京畿道監察御史之印凡南北直隸各省布政文卷嘉靖十二年命巡按御史兼理三十八年復差三十九年令清軍御史兼管照刷文卷近年俱巡按御史兼理以上京畿道　正統元年令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選差監察御史才行兼備者二員請勅提調南北直隸學校近年遼東宣大甘肅巡按俱兼提調學校凡提學御史進退人才奉有專勅撫

按官毋得干預其師生廩餼及修理學校等項提學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轉申撫按施行不得擅支及那移倉庫錢糧以上提學明會典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日知錄

明太祖勅御史曰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必爲今命爾某於

某處審寃干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騭焉汝往欽哉

成祖諭御史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飯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亦悉以聞

諭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況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

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於簡以授之使論決之時詳採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不可生然後行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遣御史分行天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有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仁宗涖政即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詔曰古

稱官不必備唯其人今官冗矣且賢否廉汚混淆無別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者留否者罷　廣治平略

宣德四年御史徐訓言御史差遣分巡追問等項本院官遵守成憲必引於御前請旨點選慎重其事近年五府六部凡有公事未完不分大小輕重輒便擬奏委任巡按御史催辦府部各有官屬可遣巡按止是獨員若從所委徧歷郡縣職專催辦非重風憲之職矣乞敕五府六部自今果有重務當御史督理者明白具奏取自

上裁不得仍前輒行差委從之　南京都察院志

明世祖諭左都御史戴珊劉大夏曰各衙門凡事都
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信耶大夏進
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擊肘故事
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唯有識量者
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
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耳珊今後遴差巡按
御史務檢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喜事之人仍以
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續吳鐘集
宣宗定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有隱匿錢糧

虛冒者即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隷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鸞張監督南北直隷學校　正統四年定凡巡按許帶書吏一名照刷文卷許帶人吏二名若應用監生臨期奏請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舉問如律凡分巡地面果係原籍并先曾歷仕寓居處所並須迴避所至之處須訪問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即具奏聞凡陳告官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凡倉庫局務等衙門

但錢糧出納去處不時巡視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忠
臣烈女核實奏聞凡律令條例事理令有司官吏熟讀
詳玩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凡考察官吏廉貪賢
否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議以協衆情毋得偏聽
及輙憑里老吏胥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搜求細事羅
織人過　景泰元年令在外鄉試仍聽巡按御史監臨
嘉靖六年題准酷刑官員雖有才能不許推薦仍要劾
奏罷黜二十一年令御史出巡務要痛革深刑嚴懲酷
吏如用酷刑及打死無辜者密拘兵備將實六品以下
徑拿五品以上參題照律例重治巡按滿日將問過酷

吏名數開報若御史自行酷虐及縱庇不究者回道考以不職以上出巡事宜天順八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各營上操軍士嘉靖七年令點軍科道官不許挨次差委務選有風力肯任事者用心查照稽考有作弊悮事人員就便舉劾若似前因循容縱即係不職吏部奏請黜調以上巡京營

景泰間民間孳牧種馬南直隸差御史一員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地方共一員同該管寺丞印俵嘉靖二年奏准三年一差後以巡按御史帶管三十年復差照屯田事例更替接管印馬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

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嘉靖八年題准
在京從直隸各衛所屯種照南直隸事例差御史一員
清查三年一替後設都御史專一查理復罷三十九年
奏差御史二員一往山西宣大鴈門等處一往甘肅延
寧等處查理其昌薊等州責之直隸管屯御史隆慶二
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三年題准北直隸屯
田歸并印馬御史兼領二敎三年更代准作大差市用宣
德二年遣給事中御史各十四員往各處清理軍役正
統五年差能幹御史一十七員前去浙江等處布政司
并直隸保定等州府清軍嘉靖十三年題准行巡按御

史帶理二十九年差南北道御史一十四員往直省清理軍伍兼照例文卷以五年一次差遣二十四年停行巡按御史帶管隆慶六年復差清軍宣德十年差御史一員於直隸揚州府通州狼山鎮提督軍衛巡司人等巡捕私鹽正統二年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一員催督鹽課十年令長蘆御史兼理山東鹽法成化八年奏准山東濟寧州直抵南京一派河道兩淮巡鹽御史帶管通州直抵濟寧州一帶河道長蘆巡鹽御史帶管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并陝西靈州大小二池鹽課嘉靖間令雲南福建四川廣東各處

巡按御史兼理本省鹽法巡鹽隆慶元年差御史一員前往浙江并南直隷蘇松常鎮四府監兌漕運兼理濟寧迤南一帶河道三年停差仍令户部司官監兌五年差御史一員同户部郎中催儹萬歷六年革催儹郎中專差御史儹運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嘉靖八年差御史一員提督京通二倉收放糧斛兼理通惠河事務巡倉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陜西洮州河州西寧收貯官茶易換番馬成化三年差御史一員陜西巡茶十一年取回十四年復差不許官豪勢要及軍民之家興販私茶潛入番境弘治十六

年取回令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復差巡茶馬宣德七年令居庸關直抵龍泉關一帶山海關直抵古北口一帶每年各差御史一員巡視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一員閱視薊鎮邊牆隆慶三年革東西巡關御史行巡按御史帶管六年復差尋革萬歷十一年復差一員巡視山海居庸紫荆其西關仍屬巡按御史帶管巡宣德四年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會同光祿寺堂上官驗收牲口果品厨料等物并監收白糧正統二年令巡視光祿御史同戶部主事監收錢糧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一員查刷大官等四署一切供應各項品物每月具揭

帖進覽六年更替隆慶元年令巡視御史兼管查例季終更替萬歷元年復一年更替舊係小差今改中差巡視光祿寺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同給事中錦衣衛官巡視官軍騎操馬匹不許閒時帶鞍騎坐及䭾載等項後三事共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行事巡青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會同給事中巡視甲字等十庫嘉靖七年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查理御馬監各馬房錢糧奸弊八年奏准每年差御史二員會同給事中一員於內府監局一員於府部院寺等衙門各監收錢糧後各衙門俱歸祿米

倉監收差遂罷巡庫局　凡皇城四門官軍輪差掌道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查點往來巡視宣德四年差御史九員於京城九門整理鈔法每日將各門收過鈔數開具奏聞凡九門守門官軍及九門鈔法俱巡視北城御史帶管提督整理清到軍士北城御史同給事中兵部委官存恤盔甲廠東城御史同給事中巡視正統十三年令五城御史凡事有奸弊聽其依法受理送問成化六年令通州蘆溝橋等處抽分局御史一季一換每月造冊具本復命七年令在京抽分竹木局五處仍令原設官攢照例抽分每季差御史一員與主事往來巡視監課凡

禮部會試洪武十七年差御史三員監試隆慶二年添委二員搜檢凡順天府鄉試如會試例凡御史監試有兄弟子姪應舉者廻避凡武舉差御史二員監試監試凡恤軍清查御馬監勇士五府所屬并上直等衛官旗力士解銀遼東賑饑往大同糴買實邊捕盜盤查各倉庫糧料草束銀兩兵馬錢糧監紀軍功凡監斬檢驗等差皆臨時定委以上俱雜差續文獻通考

京師巡按御史十一順天一轄順天河間永平保定眞定一轄眞定順德廣平大名隆慶一京營一印馬一巡倉一巡鹽一刷卷一提學一山海一屯田一南直隷巡

按御史九鳳陽一轄鳳陽盧州淮安揚州滁州和州駐泗州蘇州一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駐蘇州印馬一巡倉一應天一轄應天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駐廣德州太平一提學一上江一下江一山東巡按御史一駐濟南山西巡按御史一駐太原巡鹽一駐河東陝西巡按御史二一駐西安一駐鞏昌巡茶御史一駐漢中鞏昌河南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開封浙江巡按御史一巡鹽一或清軍一駐杭州江西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南昌湖廣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武昌四川巡按御史一駐成都福建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福州

廣東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廣州廣西巡按御史一
或清軍一駐桂林雲南巡按御史一駐雲南貴州巡按
一欽差清軍兼理雲貴御史一俱駐貴州 方輿紀要圖
張孚敬申明憲綱疏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使司
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
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
部即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
應吏部查說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
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
察以清憲體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

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座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誤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要依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媚者吏兵二部即坐疲軟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參究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

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
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
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發下
勘合必須對款清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方
與回道管事一憲綱所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
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
之糾劾之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
今後歷任年深政跡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
跡顯著者指實參奏若是下官不職將實提問不必
一槩劾糾有妨憲體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

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究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皁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氊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南京都察院志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

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
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近來薦舉況濫屢有明旨禁飭
按臣差滿回道臣極力行之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
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爲多事
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況
逃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光必教誨之使
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陛下涣發德音使領民之吏
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必不可爲所
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

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名寔粹美豈非仕人之上願哉春明夢餘錄

左都御史汪鋐申明事件一謹官防巡按御史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扛不過百觔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繫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抬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鎻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

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一戒奢侈

巡按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菜一

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價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

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

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擡四轎乘坐座船如御

史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

綱查訪得實參劾治罪同上

左副都御史邱𢎝陳吏治積弊京官考滿河南道例

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槩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

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

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

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擧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擧者獨冒為恩尊之為擧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疏奏帝稱善 明史

剌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入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

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獘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地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 日知錄

御史有巡按激濁揚清除奸革獘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 春明夢餘錄

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等官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

外任一人罰俸半年 同上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因郎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令巡按百務萃攬事太煩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為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决不令批發懸意向於喜怒夫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 同上

正統時禮部以天下府州縣學生徒溺滯不檢提調官不能制請兩直隸勑御史十三省敕副使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規條盡所為申督者而遣 府治平略

長銓衡者王文端直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為王忠肅翺亦嚴加考察公銓注杜請托自是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同上

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輙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輙提問六品官甚乖律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為是乃下部議從之明史

成化七年兵科給事中秦崇上言居庸等關朝廷之北門所司因循怠惰礧木砲石軍器類不具備夫富家亦

高築墻垣以防寇盜况國都藩籬而可廢弛乎上敕巡關御史修治 明憲宗實錄

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䲶書謂之下口城跨水築之南北二門以參將一人通判一人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荊二關按視焉 昌平山水記

正德初都御史楊一清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乞巡茶御史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事得專理可責成功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 廣治平略

兵部尚書楊博題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閫寄欽奉敕諭

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正以血戰應援為切不以損軍擅離為罪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隣封如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 登壇必究

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糧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已或傾煎時隱匿或衆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為之貳 同上

劉麟為工部尚書奏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納自是財無濫用 萬姓統譜

通州竹木局大使領之桴筏至者各列其材木板枋之多寡長短濶狹厚薄之差等以達之闗司長闗司長據所差等較勘虛實而上之廵倉御史御史據所陳報而下之竹木局使如例抽之 通州志

嘉靖四十一年詔巡視五城御史每年終將各城兵馬指揮會本舉劾隆慶間御史趙可懷言五城兵馬司官宜取科貢正途職檢驗死傷理刑名盜賊如兩京知縣不職者巡城御史糾劾之 明職官志

五城有坊中城曰南薰坊澄清坊仁壽坊明照坊保泰坊大時雍坊小時雍坊安福坊積慶坊東城曰明時坊

黄華坊思城坊居賢坊朝陽坊南城曰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崇南坊崇北坊西城曰阜財坊金城坊鳴玉坊朝天坊河漕西坊關外坊北城曰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靈椿坊發祥坊金臺坊教忠坊日中坊關外坊毎城設御史巡視所轄有兵馬指揮使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使設指揮副指揮吏知事增吏目昔宋以四廂都指揮巡警京城神宗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民間謂之都廂元設巡警院分領坊市民事即今巡城察院也 春明夢餘錄

孫丕揚疏一曰重御史之按差故事御史之按巡也

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使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

差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例便順天即近不

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

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

按差焉不歲滿者即某巡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

果南北原籍不易處焉差鮮蹤等人乏欲速守此而

練習弛張整齊藩翰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風

憲所當議處者也一曰久御史之城巡臣觀居重要

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這開設者事

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

坐鋪火夫究問優免成化問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容商財物弘治問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饋送嘉靖問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横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請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督差必㓊一年憲度必期力舉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爲歲冊以報滿政斯彈壓之有資矣上善之　又疏言都城者天下軒冕之總會也國門之内某藩臬至僱寁之多幾何矣某守令至僱寁之多幾何矣苟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户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也請令巡視御

史立為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弁髦法紀者季以為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計緝獲打點幾何人妄餽幾何人指稱幾何人即以定馬之賢勞而年終舉劾憑焉歲以為察則本院持以考御史總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即以定御史之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有甘為登壟之謀工於乞墦之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叅論以清士風兩畿十三省者吏治污隆之要地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令巡按各御史立為一年三年之察以防郡吏之漁獵病民者一歲諸屬必出疆矣入賀遷官考績餽受有無

過濫時維出疆即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府寺藩臬科欽伊孰分外時當述職即旌別之某廉吏也從而賢之某貪吏也從而糾之議在方面剌無惜於大僚議在守令糾不遺於甲第胥聽各巡按隨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巡按御史敢為炎涼或有容隱者回道聽考以振臺綱

御史方震孺疏臣考前代畿輔之政統於京兆而我朝則兼用五城御史意深遠哉葢五府六部環集於輦下民無所知知有巡城御史而已王侯保傅赫奕於長安民無所畏畏巡城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窗

之事非質之御史不了也暫而徒步之相搏久而畢
世之相仇非質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雨翻雲之奸
布地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其隱而發其覆豪璫
巨族炙手熏天可以一言折服之無敢譁依城憑社
深根固蒂可以寸檄招致之無敢拒然則巡城之任
綦尊矣其權綦重矣城規不可不肅也城禁不可不
嚴也城員不可不慎也巡方者例不得攜家屬例不
得受私書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然終日拜
客終日應酬蓋交游雜沓則神氣日分竿牘旁通則
面皮難冷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皇上初政都門

白晝無敢持帕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揑謠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見一時振刷氣象今漸茂如矣山人墨客快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道神大為悠謬之口此輩不驅除巡城者不得謝其責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望也而親民之官獨兵馬司指揮耳往時司官題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司官無差別也竊以為各城之坊官亦當以考選遺珠充之其體貌陞轉與司官等當用甲科而治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

御史巡視東城每日則有內外八坊人民鬭訟之所當飭水陸商販竹木之所當譏軍民捕邏奸匿之所當詰每月則有七十二衛官軍俸糧之所當給每歲則有東南四百萬石糧運及漕吏漕卒幾千萬人之所當糾稽

舒芬東城公署記

泰昌元年御史張潑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假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拏訛頭即漢律所謂恐愒受賕）請將巡城改為中差一年一代（日知錄）

王宗沐督漕運言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

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觸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史依期驗蹙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則漕船不與河泛溢值矣賀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南臺舊聞卷九

北平　黄叔璥　玉圃輯

讜論

劉陶拜侍御史上言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迴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角反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後漢書

孝文以陽固爲書侍御史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

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修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北史

隋李諤遷書侍御史上言臣聞大臣之内有父祖沒子孫引其妓妾嫁賣取財妾雖微賤服斬三年豈容遽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復有朝

廷重臣平生交舊朝聞其死夕規其妾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嫁始此又言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魏之二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逐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聖道聿興屏絕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

參列綴免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請
勅有司普加搜訪具狀送臺同上

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煩碎書侍御史柳彧疏言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正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又言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

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
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同上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李義府曰八品官能
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王何事耶義府謝罪唐書列傳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
羣臣入賀監察御史王求禮厲言陽氣償升而陰冰激
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盜賊繁興正官少偽

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后為罷朝

同上

韓琬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今和市顓刻剥名為和而實奪之歛重役亟家產已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　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　同上

馬周為侍御史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

在百姓皆樂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不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今縣令刺史頗輕其選以德行求術擢者百不得一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擢拜給事中。同上

趙守玫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諭文武禦戎之策守奏議曰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日者北邊來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

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上嘉之宋史趙安仁傳

景祐二年御史裏行孫沔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謟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披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責監永州酒務綱目

文彥博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

敵不進者舊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

仁宗嘉納之 歷代名臣傳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奏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檢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 宋史本傳

呂誨為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揚曖昧刻薄成

風請下詔徵革時多其識諫體　蕭史節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
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持
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
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
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
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
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
罰失平　同上
治平初趙瞻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晉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同上

治平中馬默為監察御史裏行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官之進也不由實蹟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謀一帥臣則協

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神宗即位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患常弭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下化上

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强矣 同上

劉隨遷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衒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頑望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至貪殘者黷於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 同上

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要以正心窒慾求賢

育才為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為得御史體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劉摯罷御史貶衡州哲宗嗣公復擢侍御史上疏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宴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 同上

王巖叟除監察御史即上策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

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同上

元祐初上官均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討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宋史列傳

黄廉為監察御史裏行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之恩今幸歳豊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豊年而思歉歳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同上

熙寜初張戩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

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 宋名臣錄言行外集

徽宗立召拜龔夬殿中侍御史疏曰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才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既破必將早晚熟計廣為身謀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邪百出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同上

魏矼紹興時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諫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

廷之上奸慝邪佞之人未逐百執事之間朋附奔競之徒未汰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 同上

上知金寒盟赫然決策親征杜莘老奏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訣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讋服莫敢有異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乞極留聖意

上出内庫錢七十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賞以月廩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汪澈為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鬬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同上

靖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復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請帝亟還京城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一意於邊防五也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不在都之遷與不遷也 鑑語經世編

黄葆光拜侍御史政和末歲旱疏言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

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
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
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此天氣下而地
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
報宋史列傳
吳芾高宗時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
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會
有客啓還東者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
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
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鑾之

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同上

陳良翰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同上

乾道中侍御史胡沂言祖宗時武士試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於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

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從之 廣治平略

龔茂良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倖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憸腐竊弄外則奸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致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 宋史列傳

洪咨夔拜監察御史疏言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法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

一夷綱常且不立箕政之間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今僥端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帝嘉納之同上

謝方叔官監察御史疏奏秉綱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同上

朱貔孫擢監察御史時有諫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

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長星出東方貌孫力詆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 同上

度宗即位陳宗禮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 同上

監察御史王惲論中都喪祭事狀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理

合禁止以厚薄俗外無問貴賤多破財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儀物不唯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 烏臺筆補

論職官公私有犯事狀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爵祿者所以待材能廉恥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不可易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材能而厲臣節也如此則是教人以頑鈍無恥與詬亡節廉隅不立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且以官徒自處尚曰計庸而已今欲為常行格法斷不可訓 同上

論重刑事狀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正犯干連贓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人命至重或致
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待以歲時欲於
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庶正犯敗露不致濫及無辜
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速殺也至於秋分後行
刑葢自古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也如舊
例決不待時所以待惡逆以止罪也今將一切常犯死
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上令省部監察審問無冤同
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皐陶不能保其曲盡獄情一無
冤濫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永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同上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令名可保矣況萬乘之帝王歟伏見朝廷近年以來雖或小事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輙至不測欽惟聖慈隨復追悔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使為司諫等官則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維之悔天下幸甚同上

請禁制服色事狀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

故歷代相沿各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皁隷皆得衣被金繡龍鳳等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今國家以儉德化下服之不衷反為妖災今後合無將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鞍轡等事一體嚴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同上

尚文拜中臺侍御史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成宗嘉納元史列傳

王壽擢侍御史召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

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唯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同上

趙師魯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上嘉納焉同上

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方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請設三策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二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三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之

治體内官知民間之利病今後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守有奇材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帝可其奏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受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 鑑語經世編

陳思謙疏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

失也元史列傳

崔敬拜監察御史疏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稚此播遷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言失剌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

之所令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令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正當聖王恤民之日近侍之臣奏稟呈請殆無虛日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實物過賜僕御閹寺之流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同

上

袁凱洪武三年授御史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

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
勅臺省延名士旦午門為諸將說書 明史
御史陳祚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
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
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眞德秀大學衍義
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
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
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
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
儒謂朕未讀大學耶下祚獄 同上

正統時黃裳為御史院中彈文多出其手都御史陳鎰倚重之上言科道考滿黜陟常出上裁若由吏部奏升介然持正者古今幾人哉帝從之明通紀

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春明夢餘錄

成化二十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

黃霾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為所以懲
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
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
慰人望上嘉納之 萬世玉衡錄

正德時嬖幸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
御史程啓充言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
謂買功衛鎮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至殺平民以為
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撥
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
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

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為察革帝不能用　明史列傳

成化四年十二月遣太監鄭同崔安冊封朝鮮世子李晄為王旣行巡按遼東監察御史侯英奏同與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拜跪之禮進囑託之辭殊輕中國之體乞追請寢成命遣翰林院給事中及行人往使為便上是其言　日下舊聞

劉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

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帝大怒逮治之同上

弘治元年御史陳瑶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搭克為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秤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滯[illegible]平略

正德時世宗立乾清宮成御史鄭本公言八年營構一

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蔽塞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煽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明史

嘉靖五年御史仲選上言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紀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唯求其應之

之實何如耳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心違必然之理也 南京都察院志

嘉靖十一年右副都御史范鏓言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狠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 同上

嘉靖二十五年御史周冕上言賈誼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今皇太子生長春宮隔遠天顔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祈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辯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保與其日逸於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熏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同上

御史李逢時上言北敵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唯大集兵馬專事征進否則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何以善後上是之纔而入大同塞指揮王恭力戰死又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力戰死 明書稗錄

嘉靖時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昔人於下流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二曰修圩岸以固橫

流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葢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來源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昔人㳂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葢謂此也明紀事本末

嘉靖二十九年御史張鑑乞修復屯田原制每逃屯田五分五十畝召募衛所精壯空丁一名頂屯軍名伍領種於農隙就屯所附近空閑去處舉行操練使之習閑

進退之節通曉騎射之能巡屯御史所至閱試而賞罰之屯所教場共二十二處為人開種當事撫所稽查計京外衛所屯軍共十一萬八千有奇伏乞勅下次第修復時方有事招兵不可無費而屯軍無催募之費養兵不可無糧而屯軍無衣糧之給寇盜生發其於城守防禦之具豈不綽然有餘哉國朝典彙

隆慶時御史周弘祖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抑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顏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明史列傳

御史王廷瞻奏請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又言勳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可　同上

隆慶五年俺答封貢事畢御史劉良弼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　明紀事本末

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御史詹仰庇言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後心一生

衵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
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 同上
萬歷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言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
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輔臣意有
所向不問其意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
先意而結其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陛下不躬自
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
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若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
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

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陛下
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酌可則行之未
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之間
自無逃乎聖鑒矣熙朝奏議
王學曾萬歷中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輙遣官校逮
捕學曾疏請止不納光山牛產犢若麟有司未聞帝命
禮部徵之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
祥矣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
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
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

聞宗室貧窮褻殮弗給愁困潦漢之態陛下不聞而獨
已甦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帝責其沽
名降興國判官　明史列傳
神宗十四年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十
五年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奏建儲不報十六年御
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狀不報二十
年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
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貫名儒
陳禹謨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四十三年南京御史
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擅祭告孝陵不報　明紀事本末

神宗時倭請封貢御史楊紹程奏太祖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弒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中國以禮義統御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關白可計日而敗也同上

泰昌元年御史左光斗上言乾清宮唯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

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名分謂何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　又言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於政體有損同上

光宗即位臺臣黃彥士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擾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欲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

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萬世王衡録
熹宗即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
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虚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
同上
天啓元年御史魏光緒上言張差梃擊之謀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宮王事王之寀追奪誥命郎中陸大受以大計黜張廷以憂死皇祖十年不御之朝堂一

且詔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聖明在御恩及林𠁅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上可其奏

明紀事本末

天啓元年御史周宗建上言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鬬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毋自杞室内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本源毋徒為將順之節　同上

天啓四年八月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

明門進行受璽禮令百官表賀御史黄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祥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陜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遂獲中止明史

崇正三年御史吴履中疏向者見人情玩弛日甚大加懲艾誠救寛以嚴而化枉為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輙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

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畫
中為法情溢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擬也女含冤三年
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
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渺小也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
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上干天譴所當矜
疑解網以施法外之仁 春明夢餘錄

御史苗發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
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
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
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

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亦不致淹禁而

囹圄空虛矣詔從之同上

崇正十年御史李模上言東南水利自萬歷以來廢弛

者逾五十年歷該撫臣周啓元等先後籲懇下部覆議

未免築舍其說有四一曰時詘未可舉羸不知近歲供

輸既已筋髓䝨竭倘再催潦暵振賚招徠當嚳無限物

力而司農歲計所入數百萬尚能按籍箕斂否乎二曰

淤沙之地漸已陞科告佃今一開鑿稅額何償但事關

水利要害何惜此涓涘而誤農田大計即使開鑿果不

便於佃稅諸戶而水利一興水荒之田亦可成熟不待

包賠矣三曰裏田築圍交渠澇淺聊備蓄泄姑緩疏淪夫末源之水既無宣泄湖流奔駛衝激能不傾蕩乎若旱魃為虐雖渠深亦竭斯開浚之萬難濡滯不待智者而決矣四曰大興水利必設專官今用大臣或為未便分巡撫之餘力恐有遺恨忝設道臣又慮掣肘唯甲榜部郎朝氣方銳事體歸一又官秩未尊可與巡撫級事咨決巡按亦得旁察短長職列京銜不受節制府州縣長並勢分相臨呼吸立應上下各便其差定限奏績最則優選殿則劣處斯水利立見成效已 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九